

《清官册·夜审潘洪》

主要角色

寇准：老生，纱帽，黑三，蓝官衣，香色彩裤，厚底靴；第二场黑高方巾，宝蓝褶子，紫色绦子；第四场纱帽，红官衣

潘洪：净，相巾，勾白粉末脸，白满，古铜色褶子，大腰包，青彩裤，厚底靴

八贤王：老生，金大镫，黑三，绿蟒，红彩裤，厚底靴

夫人：青衣，点翠头面，蓝帔，花边腰包，衬褶子，猜鞋

马牌：丑，梢子帽，蓝色箭衣，大带，青彩裤，薄底鞋

张洪：净，元宝脸，大板巾，额子、黑扎、耳毛、蓝花箭衣、黑马褂，红彩裤，黄大带，厚底靴

驿丞：丑，元纱帽，丑三，青褶子，青彩裤，朝方

禁卒：丑，蓝毡帽头，茶衣腰包，青彩裤，布袜子，方口皂鞋

春香：旦，大头，花褶子，素裙子，彩鞋

秋香：旦，大头，花褶子，素裙子，彩鞋

院子：生，黑硬罗帽，黑三，海青褶子，大带，青彩裤，厚底靴

丫鬟：旦，大头，花裤子袄，小坎肩，彩鞋，拿手绢

大太监：生，大太监帽，大太监衣，红彩裤，厚底靴

潘太监：丑，大太监帽，大太监衣，青彩裤，朝方

二班头：丑，皂吏帽，布箭衣，大带，黑彩裤，薄底鞋

四青袍：杂，红辣椒帽，青褶子，青彩裤，薄底鞋

情节

宋朝仁宗时，潘洪国丈与大将杨继业，一同镇守雁门关，抗拒辽人犯境。潘洪嫉贤妒能，私通敌国，屡次谋害杨家，射死杨七郎，不发救兵，致使杨继业被困两狼山，兵尽粮绝，碰死在李陵碑下。八贤王为与杨家报仇鸣冤，奏于宋仁宗将潘洪调京审问。无奈潘洪身为国丈，权高势大，朝中众官员，均不敢来审问。八贤王得知寇准虽官卑职小，身为霞峪县县令，但为人刚正，不畏权势，特奏请朝廷，连日连夜调进京来审问潘洪。寇准进京领命后尚未审问，后宫潘娘娘命太监送来厚礼，意欲买通寇准，保护潘洪。寇准拒而不收，并将礼物放到八贤王那里，随后开始对潘洪进行审问。不料，五刑用尽，潘洪始终不肯招认。为此寇准献计，与八贤王合作在南清宫假设阴曹地府。暗使禁卒将潘洪用酒灌醉，乘夜审问。潘洪素来迷信，信以为真，为求得能够还阳故将卖国求荣、陷害杨家之事全部供招。杨家冤狱，得以昭雪。

根据《马连良演出剧本选》整理

【第一场】

（二幕外。）

张洪（内白） 马来！

（〔水底鱼〕。张洪自上场门上至台口中。）

张洪（念） 人行千里路，马走万重山。

（白） 某——

（〔大锣一击〕。）

张洪（白） 金牌官张洪。

（〔住头〕。）

张洪（白） 奉了圣上旨意，去往霞峪县，提调寇准连日连夜进京，就此马上加鞭。

（〔水底鱼〕。张洪下。）

【第二场】

（〔小锣打上〕。四青袍同上，同站门。寇准上，至台口正中。）

寇准（引子） 为登皇榜进，百里，教子民。

（〔小锣单点〕。寇准归里，入座。）

寇准 (念) 读书人智广才高，中进士青史名标。三杯御酒加封号，被权臣一本参掉。
(《小锣单点》。四青袍同归里，院子自下场门上，站大边桌旁。)

寇准 (白) 下官——
(《小锣一击》。)

寇准 (白) 寇准。
(《小锣一击》。)

寇准 (白) 乃陕西下邳人氏。自幼进京求名，得中二甲进士。官居吏部主事。后被潘仁美一本参掉，多蒙八千岁保奏，才得帘外为官。蒙圣恩，职授霞峪县正堂。自到任以来，君乐民顺，今当放告之期。
来！

院子 (白) 有。

寇准 (白) 放告牌抬出！

院子 (白) 是。

张洪 (内白) 金牌下！
(《大锣一击》。)

院子 (白) 启爷：金牌下！

寇准 (白) 香案接旨。

院子 (白) 香案接旨。
(《大锣水底鱼》。寇准出案桌，出门至大边台口。张洪自下场门上，至台口。)

张洪 (白) 金牌下，跪！

寇准 (白) 万岁！
(《大锣一击》。寇准跪。)

张洪 (白) 金牌诏曰：提调寇准连日连夜进京。
(念) 金牌如火速！

寇准 (念) 即刻便登程。
(《冲头》。张洪自上场门下。寇准起身进门，站台中。)

寇准 (白) 转堂。
(四青袍自两边分下。寇准出门，向大边台口走一半圆场，进门站台中。同时闭二幕，撤公案，改八字。拉开二幕。)

寇准 (白) 后堂传话，请夫人出堂。
(寇准转身面向里。)

院子 (白) 是。
后堂传话，有请夫人出堂。

丫鬟 (内白) 有请夫人出堂。
(《小锣打上》。丫鬟自上场门上，至台口，夫人随丫鬟上，至上场门台口。)

夫人 (念) 夫受皇家禄，妻沾雨露恩。
(夫人、丫鬟同进门，寇准回身。)

夫人 (白) 啊，老爷。

寇准 (白) 夫人。

(《大锣原场》。)

寇准 (白) 请坐。

夫人 (白) 有座。
(寇准、夫人同入座，寇准坐大边，夫人坐小边，院子站大边，丫鬟站小边。)

夫人 (白) 啊老爷。

寇准 (白) 夫人。

夫人 (白) 适才金牌到此，不知何故？

寇准 (白) 调我连日连夜进京，不知为了何事。

夫人 (白) 想是老爷为官清正，加官晋爵。

寇准 (白) 但愿如此啊！

夫人 (白) 老爷何日起程？

寇准 (白) 君命紧急，即刻启行。

夫人 (白) 老爷请至后面更衣。
(寇准起身吩咐院子。)

寇准 (白) 看衣更换。
(《大锣五击头》。寇准自下场门下。)

夫人 (白) 家院过来。

院子 (白) 有。

夫人 (白) 你家老爷此番进京，命你跟随前去，一路之上需要小心。吩咐马牌备马伺候。

院子 (白) 是。
(院子出门。)

院子 (白) 马牌进见。

马牌 (内白) 啊哈！
(《小锣五击头》。马牌自上场门上。)

马牌 (念) 忽听唤马牌，急忙就前来。
(白) 二爷。什么事？

院子 (白) 老爷进京，命你备马伺候。

马牌 (白) 是啦！命我备马，误不了，我备马去。
(《小锣单点》。马牌自下场门下。院子进门归大边外站。)

夫人 (白) 丫鬟！

丫鬟 (白) 有。

夫人 (白) 看酒。

丫鬟 (白) 是。
(《长锤》。丫鬟自上场门下，拿酒上。寇准换好宝蓝褶子、高方巾自下场门上，站大边。)

夫人 (二黄原板) 丫鬟女看过了酒一樽，
我与老爷来饯行。

寇准 (白) 有劳夫人了。
(二黄原板) 接过了夫人酒一樽，
背转身来谢过圣恩。
回头再与夫人论，
下官言来你是听：
高堂老母多孝敬，
守护印信要小心。
辞别了夫人跨金镫，
(《大锣纽丝》。寇准、夫人双出门。马牌自上场门拉三匹马上，至台中靠大边一点，给寇准带马，寇准接马鞭，院子、马牌同先上马，自下场门同下。寇准上马走至下场门斜上方处回身。)

寇准 (二黄摇板) 但愿此去早早回程。

(《大锣纽丝》。寇准自下场门下。夫人向下场门一望。)

夫人 (二黄散板) 一见老爷京都进，
(《大锣纽丝》。夫人进门。)

夫人 (二黄散板) 且在家中等信音。
(《一锤锣》。夫人自下场门下，丫鬟随下。闭二幕。)

【第三场】

(《大锣纽丝》。马牌、院子、寇准骑马自上场门同上，同至台前绕小圆场。寇准边走边唱。)

寇准 (二黄散板) 一路上观不尽遍处野景，
不觉得日坠西来到帝京。

(驿丞自下场门上，出门。)

驿丞 (白) 迎接老爷。

(《大锣原场》。寇准、马牌、院子同下马。)

驿丞 (白) 老爷请进。

(马牌接马下。寇准、院子、驿丞同进门。寇准掸尘，归大边入座。院子站小边，驿丞站大边，马牌上，
站上场门台口处。)

驿丞 (白) 参见老爷。

寇准 (白) 罢了。

驿丞 (白) 老爷用些什么？

寇准 (白) 前途用过。明灯一盏，吩咐人役，勤打更鼓。
驿丞 (白) 是。
(驿丞出门，向下场门走。)
驿丞 (白) 人役们！
人役 (内白) 有。
驿丞 (白) 明灯一盏，勤打更鼓。
人役 (内白) 啊！
(驿丞至下场门拿灯，进门，将灯放在桌上，站大边靠外。)
马牌 (白) 唉，这怎么没人管啦。
哎，有人没有出来一个。
驿丞 (白) 这是谁这么说话呢？我出去瞧瞧去。
(驿丞出门。)
驿丞 (白) 我说你是干什么的？
马牌 (白) 干什么的？你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驿丞 (白) 不知道。
马牌 (白) 我说说，你听听。
驿丞 (白) 你说说。
马牌 (白) 太爷是四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上书房行走，协理国政，现任霞峪县的正堂的这么一个……
驿丞 (白) 什么呀？
马牌 (白) 唉，马牌子！
驿丞 (白) 噢，闹了半天，你是一个马牌子呀！
马牌 (白) 对喽。
驿丞 (白) 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
马牌 (白) 哟，你是谁呀？
驿丞 (白) 我是这儿的驿丞官儿，专管你们这马牌子。
马牌 (白) 谁说不是呢！
驿丞 (白) 来呀！来个人拿张纸，把他给我捏出去！
马牌 (白) 得啦，我不知道哇！
驿丞 (白) 混帐！
马牌 (白) 老爷。
马牌 (白) 杂种！
驿丞 (白) 老爷。
马牌 (白) 不是东西！
驿丞 (白) 老爷。
马牌 (白) 谁是你爸爸？
驿丞 (白) 我不知道谁是你爸爸！
(马牌边念边退上场门下。驿丞自下场门下。)
寇准 (白) 家院。
院子 (白) 有。
寇准 (白) 四更时分，看你老爷冠带伺候。
院子 (白) 是。
(院子出门，自下场门下。【起初更鼓】。)
寇准 (白) 唉！想我寇准，自为官以来，一不欺君，二不虐民。无故金牌调我，不知为了何事？今夜独坐馆驿，好不闷煞人也！
(寇准坐大边椅。)
寇准 (二黄慢板) 一轮明月照窗棂，
有寇准坐馆驿独伴孤灯。
平白的金牌调慌忙不定，
心问口口问心暗自思忖。
(【起二更鼓】。寇准移坐小边椅。)
寇准 (二黄原板) 听谯楼打罢了二更时分，
想起了当年一举成名。

八千岁奏一本我领凭上任，
来到了霞峪县我管辖黎民。

（〔起三更鼓〕。寇准站起走至台口。）

寇准 （二黄原板） 谯楼上打三更人烟寂静，
想起了霞峪县管辖黎民。
早堂接状午堂审，
午堂收状审判分明。
到晚来接下了无情冤状，
一盏孤灯我审到了天明。

（寇准归小边入座。院子托茶盘自上场门上，进门，站大边。）

院子 （白） 老爷请茶……老爷请茶。

（寇准醒，饮茶。〔起四更鼓〕。）

寇准 （二黄原板） 听谯楼打罢了四更时分，
叫家院你与爷改换衣巾。

（〔小开门〕。寇准自下场门下，院子随下。闭二幕，撤桌椅，开二幕。寇准换纱帽、蓝官衣上，院子捧牙笏随上，将牙笏交寇准。）

寇准 （二黄原板） 回头来便把家院叫，
老爷言来你是听：
命你回衙报一信：
一路上急急走且莫稍停。
倘若是太夫人将你来问，
你就说你老爷不久回程；
倘若是少夫人将你来问，
你就说你老爷进了京、面了圣，平步登云，一步一步往上升。

（院子出门，自下场门下。寇准出门，向左走小圆场，至小边靠台口。〔起五更鼓〕。寇准边走边唱。）

寇准 （二黄原板） 朝臣待漏五更冷，
铁甲将军夜渡津。
东华门本是文官走，
西华门本是武将行。
有寇准打从这东华门进，

（〔大锣抽头〕。寇准自下场门后幕条下。大太监抱彩铜、拿云帚引八贤王自下场门二幕外同上至大边台口。）

八贤王 （二黄摇板） 站在午门等寇卿。

（〔大锣五击头〕。寇准手捧牙笏、牙笏上放圣旨自下场门后幕条上，走至正场台口。）

寇准 （念） 九龙口内遵王命，

（寇准出门，向右转身欲走。）

大太监 （白） 咋！

（〔大锣一击〕。）

大太监 （白） 贤爷在此啊！

（〔软丝边一击〕。寇准回身。）

寇准 （白） 呜呼呼……呀！

（念） 转面又见八贤君。

（〔住头〕。）

寇准 （白） 臣寇准有王命在身，不能全礼，贤爷恕罪。

八贤王 （白） 卿家免礼。啊卿家。

寇准 （白） 臣。

八贤王 （白） 进京来了？

寇准 （白） 臣进京来了。

八贤王 （白） 我叔王调卿进京为了何事？

寇准 （白） 审问潘、杨二家之事。

八贤王 （白） 想潘、杨二家乃皇亲国戚，卿家七品县令，怎能审问？

寇准 （白） 蒙圣恩升为西台御史。

八贤王 （白） 卿家升官可喜可贺。

寇准 （白） 千岁提拔。

八贤王 (白) 啊卿家。
寇准 (白) 臣。
八贤王 (白) 可知前任刘御史之故耳？
寇准 (白) 这……臣不知。
八贤王 (白) 只因他审问潘杨二家之事，不清不白，被本御金铜堕命而死！
(《答答答答答乙仓》。大太监举铜，寇准望铜。)
寇准 (白) 既然如此，臣也不敢审问，待臣回覆王命。
(寇准欲进门。)
八贤王 (白) 且慢！
(《大锣一击》。寇准止步回身。)
八贤王 (白) 若有为难之事，去至南清宫领教就是。
寇准 (白) 臣——
(《大锣一击》。)
寇准 (白) 领旨呀！
(大锣凤点头。)
寇准 (二黄散板) 八千岁做了主大胆审问，
(《大锣纽丝》。寇准右转身，左手托圣旨牙笏，走至上场门台口处回身。)
寇准 (二黄散板) 哪怕那贼潘洪国戚皇亲。
(《大锣纽丝》。寇准转身自上场门下。闭二幕。八贤王向上场门一望。)
八贤王 (二黄散板) 一见寇准出午门，
七品县令审皇亲。
内侍摆驾南清宫进，
(《大锣纽丝》。八贤王走至下场门回身。)
八贤王 (二黄散板) 且在宫中等信音。
(《一锤锣》。大太监引八贤王自下场门同下。)

【第四场】

(幕启，正场公案桌，放签筒，后小高台，椅上绑小帐子。《大锣慢纽丝》。四青袍、二班头自上场门同上，同挖门。寇准换红官衣、手捧牙笏圣旨上，至台口，马牌自下场门迎上，寇准进门至台中。)
寇准 (二黄散板) 我只说到京城恐有不幸，
七品官升御史感谢皇恩。
(《住头》。)
寇准 (白) 香案供奉。
(《吹打牌子》。寇准将牙笏、圣旨交马牌，马牌将圣旨、牙笏放至高台椅子上。寇准跪拜，起身。《吹打完》。)
潘太监 (内白) 公公到！
马牌 (白) 公公到。
寇准 (白) 噢，公公到……
(《答答答答答乙台》。)
马牌 (白) 是。
寇准 (白) 有请。
马牌 (白) 有请啊！
潘太监 (内白) 咳！
(《小锣五击头》。潘太监手托礼单自上场门上，至台口。)
潘太监 (念) 手托千金礼，来到御史门。
(潘太监边念边进门。)
潘太监 (白) 寇老西儿在哪儿哪？寇老西儿……
(潘太监归大边。寇准归小边。)
寇准 (白) 公公！
潘太监 (白) 恭喜寇老西儿，贺喜寇老西儿！七品郎官，升为西台御史，可喜可贺呀！
寇准 (白) 公公提拔。
潘太监 (白) 咱家提拔不到。请问寇老西儿，潘杨两家的官司，可是在贵衙审问哪？

寇准 (白) 正在敝衙审问。
潘太监 (白) 这就是啦，后宫潘娘娘有个礼单，拿去看看客！
寇准 (白) 哦哦哦……
(寇准接过礼单。【答答答答答乙台】。寇准看礼单。)
寇准 (白) 哎呀，好重的一份礼物。
(寇准一想。)
寇准 (白) 公公。
潘太监 (白) 寇老西儿。
寇准 (白) 这做何意？
(寇准将礼单交与潘太监。)
潘太监 (白) 太师爷年迈了，你要谅情一二呀！
寇准 (白) 这……啊公公。
牌太监 (白) 寇老西儿。
寇准 (白) 下官奉圣命，按律条而断，蒙娘娘的恩赐，不敢收。
潘太监 (白) 唉，收下的好哇！
寇准 (白) 有道是无功不受禄哇！
牌太监 (白) 受禄必有功啊。后宫娘娘有道密旨：“只要太师在，不要太师坏。”你要动他一根汗毛，哥儿呀，哥儿！你这顶纱帽可就戴不牢了！你还是收下的好。
寇准 (白) 不敢收。
牌太监 (白) 啧！
(【大锣一击】。潘太监将礼单抛于地上。)
潘太监 (念) 暂离西台地，
(潘太监边念边出门，自下场门下。)
寇准 (念) 这王法——
(【大锣一击】。)
寇准 (念) 不徇情！
(闭二幕。【冲头】。马牌拾起礼单。)
寇准 (叫头) 且住呀！
(白) 我正要升堂审问老贼的口供，不料后宫娘娘有份礼单到来，此事叫我怎样裁处，这……
(【仓】。)
寇准 (白) 这……
(【仓】。)
寇准 (白) 这……
(【乱锤】。寇准左转身走小圆场。【叫头】。)
寇准 (白) 后宫潘娘娘送来一份厚礼，与老贼讲情。哦喝有了。
(【五锤】。)
寇准 (白) 临下殿之时，偶遇八千岁言道：若有为难之事到南清宫领教。我不免去至南清宫领教便了。
(【大锣纽丝】。寇准从马牌手中接过礼单，放起。)
寇准 (二黄散板) 未曾升堂把贼问，
(白) 南清宫去者！
(【大锣纽丝】。四青袍同插门，自下场门同下，二班头、马牌子同抽场下。寇准随后走至下场门处回身。)
寇准 (二黄散板) 后宫娘娘讲人情。
(【打下】。寇准自下场门下。)

【第五场】

(幕启，正场桌，小座，大边跨椅。【大锣纽丝】。大太监引八贤王自上场门同上，至台前。)
八贤王 (二黄散板) 但愿潘洪早招认，
免得本御挂在心。
(【大锣纽丝】。八贤王入座，寇准自上场门上，至台口。)
寇准 (二黄散板) 潘娘娘讲人情我不敢准，

进宫来见贤爷细说分明。

(〔住头〕。)

寇准 (白) 来此已是南清宫，待我扣环。

(寇准抬右手表示扣环。大太监出门。)

大太监 (白) 何人扣环？

寇准 (白) 寇准求见。

大太监 (白) 候着。

(大太监进门。)

大太监 (白) 启贤爷：寇准求见。

八贤王 (白) 宣他进宫。

大太监 (白) 寇准进宫啊！

寇准 (白) 哦！

(〔大锣五击头〕。寇准进门，归大边，右手背躬，从下偷看八贤王一眼，走向正场，面向里。)

寇准 (白) 寇准见驾，贤爷千岁。

(寇准躬身。)

八贤王 (白) 卿家平身。

寇准 (白) 千千岁。

(寇准起身。)

八贤王 (白) 内侍。

大太监 (白) 有。

八贤王 (白) 赐座。

大太监 (白) 是。

(大太监把大边跨椅搬出，归小边。)

寇准 (白) 谢座。

(〔住头〕。寇准入座。)

八贤王 (白) 卿家，审问潘、杨两家之事怎么样了？

寇准 (白) 臣正要升堂审问，不料后宫潘娘娘有份礼物到来，贤爷请看。

(寇准交礼单。八贤王接过礼单。)

八贤王 (白) 待本御看来。

(〔丝边一击〕。八贤王看。)

八贤王 (白) 哎呀呀，好一份厚礼呀！卿家可曾收下？

寇准 (白) 臣不敢收。

八贤王 (白) 卿家只管大胆收下，有本御做主。

寇准 (白) 哎……

(寇准一想。)

寇准 (白) 如此暂寄在南清宫。

八贤王 (白) 哎……好，暂寄南清宫，暂寄南清宫。

(八贤王将礼单交给大太监。〔答答答答答乙台〕。八贤王一看寇准。)

八贤王 (白) 哎呀惭愧。

寇准 (白) 贤爷此话从何而起？

八贤王 (白) 卿家你想啊，后宫潘娘娘为了潘洪，有这份厚礼送与卿家。想本御与那杨郡马乃是一门内亲，无有礼物送与卿家，岂不是惭愧呀？

寇准 (白) 哎呀，罪煞为臣了。

(〔丝边一击〕。寇准起座跪下。)

八贤王 (白) 卿家平身，赐座。

(寇准起。)

寇准 (白) 谢座。

(〔住头〕。寇准坐。)

八贤王 (白) 卿家。

寇准 (白) 臣。

八贤王 (白) 乘骑而来，坐轿而来？

寇准 (白) 步行而来。

八贤王 (白) 这……也罢，我叔王赐与本御穿朝御马，与卿家乘骑。

寇准 (白) 多谢千岁！
八贤王 (白) 内侍！
大太监 (白) 有。
八贤王 (白) 带马。
大太监 (白) 领旨。

(《乐队起小拉子》。大太监将云帚插入胯内，走至上场门边幕条拿马鞭，向台中边吆喝边走。寇准同时起身将椅子搬至桌旁，出门挡住大太监。)

寇准 (白) 贤爷在此不能乘骑，有劳公公将马往下带。
大太监 (白) 哦，是是！

(大太监吆喝着往回拉。)

八贤王 (白) 将马往上带！
大太监 (白) 是。

(大太监往台中拉。)

大太监 (白) 寇大人，您就上马吧。
寇准 (白) 呃！贤爷在此，我不能乘骑，有劳公公将马往下带。
大太监 (白) 哦。是。

(大太监往回拉，寇准左转身，向下场门方向走。八贤王起身出门。)

八贤王 (白) 嗯！

(《大锣凤点头》。)

八贤王 (二黄散板) 内侍带马不中用，
本御亲自带走龙。

(八贤王从大太监手中接马。寇准回身。)

寇准 (白) 哎呀！

(《八答仓》、《丝边》。寇准向台口中蹉步，跪。)

寇准 (二黄导板) 自盘古哪有这君与臣带马！

八贤王 (白) 卿家。
(二黄散板) 本御带马表寸心。

(《大锣纽丝》。八贤王把马交与大太监，挽起寇准，双向里转身进门。)

寇准 (二黄散板) 臣大胆谢千岁足踏金镫，

八贤王 (白) 上马去吧！

(《大锣纽丝》。寇准向八贤王一拜，出门，左转身，向大太监一拱手，将官衣搭在带上，上马，将官衣放下。走至下场门处回身。大太监给寇准带马后归小边。)

寇准 (二黄散板) 站立宫门发笑声。

(笑) 哈哈……

大太监 (白) 啧！

(大太监向寇准。)

大太监 (白) 什么地方大惊小怪的！

(《八答仓》。寇准将马鞭搭在肘上，斜身向外抬右腿亮相。)

寇准 (白) 哦！

(《大锣纽丝》。寇准用手挡口，右转身出马鞭自下场门下。闭二幕。大太监进门，归小边。八贤王起身。)

八贤王 (二黄散板) 寇准可算忠良臣，
一片丹心保圣君。

(《大锣打下》。八贤王自下场门下，大太监随下。)

【第六场】

(幕启，公案桌，小高台，椅子上绑小帐子放圣旨。《大锣纽丝》。四青袍自上场门同上，同一条边，马牌、二班头自下场门同迎上。寇准骑马上，至上场门台口。)

寇准 (二黄散板) 御史衙前离鞍镫，

(《纽丝》。寇准下马，进门，站中央，四青袍同挖门进，分两边，二班头分两边站，马牌归大边。四青袍同喊堂威。)

四青袍 (同白) 哦……

(《大锣凤点头》。)

寇准 (二黄散板) 两旁的衙役呐喊声。
吩咐忙打这升堂的鼓。

(〔咚咚台〕。四青袍同喊堂威。)

四青袍 (同白) 哦……

(〔纽丝〕。寇准归大座。)

寇准 (二黄散板) 老贼到此问分明。

(〔住头〕。)

寇准 (白) 来!

马牌 (白) 有。

寇准 (白) 五刑俱可曾齐备?

马牌 (白) 俱已齐备。

寇准 (白) 老贼到此, 叫他报门而进!

马牌 (白) 喳!

(马牌出门。)

潘洪 (内白) 嗯哼!

(〔小锣打上〕。潘洪自上场门上, 至台口。)

潘洪 (念) 先前做事错, 如今后悔迟!

(四青袍同喊堂威。)

四青袍 (同白) 哦……

(〔答答答答答乙台〕。潘洪望。马牌故意大声。)

马牌 (白) 哦……

潘洪 (白) 唔呼呼呀! 小小的御史衙门, 倒有些个威风杀气。

马牌 (白) 哎, 衙门小不是, 有点派头儿。

潘洪 (白) 来!

马牌 (白) 叫谁哪?

潘洪 (白) 过来!

马牌 (白) 这是叫谁呢?

潘洪 (白) 滚了过来!

马牌 (白) 叫我哪!

(马牌靠近潘洪。)

马牌 (白) 过来啦, 什么事儿呀您哪?

潘洪 (白) 与你太师爷报门。

马牌 (白) 报门? 怎么报门都是我们的事啦? 好啦, 好啦! 谁叫您来到我们这儿哪, 听着点儿。

潘洪 (白) 报——犯官告进。

潘洪 (白) 什么东西。

(〔小锣一击〕。)

马牌 (白) 怎么啦这是?

潘洪 (白) 要叫太师爷。

马牌 (白) 太师爷?

潘洪 (白) 嗯——

马牌 (白) 哈哈……我早就知道你是太师任职, 当初你在雁门关, 执掌兵权大印的时候, 那会似乎我这样儿的, 叫你一声太师爷, 你还真懒得理我, 你可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呀? 将就点吧, 犯官!

潘洪 (白) 太师。

马牌 (白) 犯官!

潘洪 (白) 太师!

马牌 (白) 犯官定了!

潘洪 (白) 呸! 我打你这个奴才!

马牌 (白) 哎, 你别生气呀, 太师爷就太师爷。

潘洪 (白) 反不了你们。

马牌 (白) 哎, 您听着啊。报——太师爷!

潘洪 (白) 嗯。

马牌 (白) 犯官潘洪告进。
(马牌急跳进门, 归大边。潘洪无可奈何。)

潘洪 (白) 哼! 势力的小人。

马牌 (白) 嘿嘿, 你知道什么呀, 现官不如现管。
(《小锣一击》。四青袍同喊堂威。)

四青袍 (同白) 哦.....
(《扎扎扎扎扎乙台》。潘洪自上场门台口走向小边台口, 向里一望。)

潘洪 (白) 呜呼呼呀!
(《小锣一击》。)

潘洪 (白) 我道是谁? 原来是小寇儿。
(潘洪轻蔑地拱拱手。)

潘洪 (白) 请了, 请了。
(《丝边一击》。寇准见潘洪。)

寇准 (白) 啊潘洪, 见了本御史, 为何不跪?

潘洪 (白) 啊? 老夫见你, 若是下跪, 见了当今万岁, 难道说爬上金阶不成?
(寇准冷笑。《丝边一击》。)

寇准 (白) 你是欺我官卑职小。
左右!

四青袍 (同白) 有。

寇准 (白) 请过圣命。

四青袍 (同白) 啊!
(《吹打牌子》。寇准站起, 二班头同将桌搬至下场门成斜场, 青袍甲搬椅, 成大座。中场亮出高台圣旨。寇准坐斜场大座。潘洪归正场, 面向里。)

潘洪 (白) 臣——
(《大锣一击》。)

潘洪 (白) 潘洪见驾, 吾皇万岁!

马牌 (白) 潘洪当堂有刑。

寇准 (白) 松。

马牌 (白) 是, 松.....
(马牌拿下潘洪脖上的锁练, 自上场门下, 上。)

寇准 (白) 潘洪, 圣旨在此, 本御史一旁问话: 你在雁门怎样私通北国胡儿, 苦害杨家, 从实的讲!

潘洪 (白) 是。臣启万岁: 老臣镇守雁门关, 白昼紧防胡儿, 夜晚替主担忧; 杨郡马私自进京, 乃是诬告老臣。

寇准 (白) 怎么讲?

潘洪 (白) 诬告老臣。
(寇准愤怒。)

寇准 (白) 潘洪!

(《仓》。)

寇准 (白) 你这卖国的——
(《八答顷仓》。)

寇准 (白) 奸贼!

(《大锣原场》。)

四青袍 (同白) 哦.....
(马牌故意在潘洪耳边大声喊。)

马牌 (白) 哦.....
(潘洪怒而无奈地甩袖, 转身, 面朝外跪。大锣原场、归位。马牌自上场门下。寇准坐原位。)

寇准 (白) 只因你子潘豹, 在天齐庙摆下百日擂台。也是那杨老将军他的家规不严, 杨七将军私出府门上得擂去, 三拳两足将你子打死。是你这老贼一闻此言, 与杨老将军抓袍掠带面见当今。好一位有道的明君, 念你两家, 一家是当朝气太师, 一家是皇家的忠良, 不忍加罪, 在麒麟阁大摆筵宴, 与你两家解和。谁想你这老贼怀恨在心, 私通了北国胡儿打来了连环战表。
(《大锣三击头》。)

寇准 (白) 你这老贼在金殿讨下了帅印，命杨老将军以为前站先行。那杨老将军与你有打子之仇，上殿连辞了数本，万岁不准，命呼延老将军，以为他杨家的保官。那杨老将军情急无奈，命他子六郎孩儿回到瓦桥搬兵，天气炎热，在中途路上耽误一时也是有的，你这老贼要将杨老将军推出斩首。想那呼延老将军，乃是他杨家的保官，进帐讲情，你这老贼将人情准下，暗使小军报道：营中缺粮，命呼延老将军催押粮草。想那呼延老将军乃是开国的无勋，又是他杨家的保官，岂肯与你这老贼催粮？无奈出得营去，就气呕身亡了。

(【大锣三击头】。)

寇准 (白) 黄道日期你不发兵，黑道日期命他父子出马。想这黑道日期发兵，不是损兵哪，就是折将！偏偏他父子又得胜而回。你就该开关迎接，才是你做元帅的道理。怎么，你命那贺朝进带领五百雁翎刀手，把住雁门关，传下一令：命他父子，将胡儿斩尽杀绝方可开关。若是斩不尽杀不绝不能开关。想那胡儿的人马，犹如潮水的一般，一时焉能斩得尽、杀得绝！杨老将军情急无奈，只得杀一阵、败一阵、杀一阵、败一阵，败至在两狼——

(【八答顷仓】。)

寇准 (白) 山下！

(【大锣原场】。)

寇准 (白) 那杨老将军在两狼山，内无有粮草，外无有救兵，命他七郎孩儿回朝搬兵。谁知你这老贼想起了打子之仇，将杨七将军诓下马来，用酒劝醉，绑在法标之上，射了他一百单三箭哪！

(【大锣三击头】。)

寇准 (白) 杨老将军在两狼山，不见他七子回营，又命他六郎孩儿回朝打探。可叹那杨老将军在两狼山，内无有粮草，外无有救兵，盼兵兵不到，盼子子不归，只得就碰死在那李陵——

(【大锣一击】。)

寇准 (白) 咳！碑下。

(【大锣三击头】。)

寇准 (白) 杨六将军回朝余下了御状，圣上命前任刘御史审问你这老贼不清不明，死在八千岁金钏之下才提调本御史前来。想你为臣不能尽忠，为子不能尽孝，似你这样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卖国的——

(【大锣一击】。)

寇准 (白) 奸贼。

(【大锣纽丝】。马牌自上场门上，站小边。)

寇准 (二黄散板) 杨七郎打死潘豹子，
官报私仇到如今。

(【住头】。)

寇准 (白) 来！

马牌 (白) 有。

寇准 (白) 与我打！

潘洪 (白) 且慢！

(【一击】。)

潘洪 (白) 你打我不得！

寇准 (白) 怎么打你不得？

潘洪 (白) 老夫乃是皇亲国戚。

寇准 (白) 呸！

(【大锣凤点头】。)

寇准 (二黄散板) 说什么皇亲与国戚，
王子犯法与庶民。

(白) 打！

(【八答台仓】。寇准抽出签子抛于地上。)

马牌 (白) 是。

(【阴锣】。马牌对潘洪。)

马牌 (白) 趴下！

(潘洪面向里趴下, 马牌拿堂板打。)

马牌 (白) 一十,
(【仓】。)

马牌 (白) 二十,
(【仓】。)

马牌 (白) 三十,
(【仓】。)

马牌 (白) 四十打完。

(【乱锤】。班头甲放回签子, 马牌自上场门下, 拿下夹棍, 上。潘洪脸朝里, 单腿跪。【大锣导板头】。)

潘洪 (二黄导板) 上堂来责打我四十板。

(潘洪向外转身。马牌将夹棍抛于潘洪面前。)

马牌 (白) 大刑到哇!

潘洪 (白) 这做什么?

马牌 (白) 这个是伺候太师爷您的。

潘洪 (白) 不用!

马牌 (白) 呆一会儿不就得用吗?

潘洪 (白) 你往下拿!

马牌 (白) 我的脾气上来啦, 偏往上拿!

(马牌将夹棍往潘洪面前踢。)

潘洪 (白) 敢是与老夫结扣?

马牌 (白) 什么, 不够? 不够再着巴压合烙哇!

(潘洪无可奈何。)

潘洪 (白) 唉!

马牌 (白) 矮呀? 你不会垫块砖。

潘洪 (白) 罢了哇, 罢了!

马牌 (白) 什么? 大啦? 这还是小三号的哪, 说好的呗! 相好的!

(马牌拍潘洪肩一下, 赶紧往后撤, 自上场门下。潘洪跪。)

潘洪 (白) 哼!

(二黄原板) 只打得两腿鲜血淋。
咬紧了牙关不招认,
看他把我怎样行!

(【住头】。)

寇准 (白) 潘洪, 你是怎样的苦害杨家? 还不从实讲来!

潘洪 (白) 无有什么招的呀!

寇准 (白) 呸!

(【大锣凤点头】。)

寇准 (二黄散板) 老贼做事心太狠,
朝朝暮暮起毒心。
人来看过铜夹棒,
看他招承不招承。
(白) 夹起来!

(【阴锣】。潘洪面向里跪, 四青袍同用堂板夹住潘洪手; 二班头同用夹棍夹住潘洪脚, 一边一个拉起绳子, 马牌站台中面向前, 手扶夹棍。)

马牌 (白) 夹起来了。

寇准 (白) 问他有招无招?

马牌 (白) 有招无招?

潘洪 (白) 无有什么招的!

马牌 (白) 没招!

寇准 (白) 收!

马牌 (白) 是, 收!

(【乱锤】。马牌拉紧绳子。潘洪做昏状。)

马牌 (白) 太师昏厥!

寇准 (白) 松。

马牌 (白) 松刑喽！
(《大锣原场》。马牌撤掉刑具，四青袍、二班头各归原位，潘洪面朝外跪。)

寇准 (白) 潘洪！我来问你，谁人与你同谋？快快讲来，免得皮肉受苦。
潘洪 (白) 若问同谋之人，有你小寇儿在内！
(《一击》。)

寇准 (白) 怎么讲？
潘洪 (白) 有你在内！
(《大锣纽丝》。寇准冷笑。)

寇准 (二黄散板) 口似沙糖舌如刀，
心如狼虎未长毛。
人来看过红铁链，
看他承招不承招。

马牌 (白) 啊！
(《阴锣》。马牌自上场门下，拿红铁链上。二班头同架起潘洪。《乱锤》。马牌用刑，潘洪头向里直身躺下。)

马牌 (白) 我说你趁早说实话。
(潘洪不回答，马牌用手摸潘洪口，一惊。)

马牌 (白) 哟，没气啦。
回老爷的话：太师爷他气闭啦！

寇准 (白) 啊？
(《乱锤》。寇准由外出大座，边搓手近趋步走向潘洪，四青袍、二班头同将桌椅撤下。《丝边》。寇准右手翻水袖，摸潘洪口，起身立于大边台口。)

寇准 (叫头) 且住！
(白) 我将刑具俱已用尽。老贼并无一点口供，尚有一差二错，圣上降罪如何是好？
哎呀这……

(《乱锤》。寇准搓手后双手垂于腹前，站大边台口。)

马牌 (白) 老爷你别着急，这人不动心他死不了。
寇准 (白) 不然便怎么样？
马牌 (白) 一口凉水就得。
寇准 (白) 好，快快取来。
马牌 (白) 您等等。
(马牌自上场门边幕拿茶碗。)

马牌 (白) 您瞧着。
(《锣边效果》。马牌喷。潘洪呻吟。)

潘洪 (白) 哦呵……
(马牌对寇准。)

马牌 (白) 您听见了吧，太师爷您放了一个屁。
寇准 (白) 呃，叹了一口气，下面领赏去吧！
马牌 (白) 谢老爷！
(马牌自上场门下。)

寇准 (白) 搀了起来。
(《长锤》。二班头一边一个搀扶潘洪。)

潘洪 (二黄原板) 红铁链烫得我心神不定，
抬头只见对头人。
我儿上殿奏一本，
管教你性命活不成！
(《住头》。)

寇准 (白) 太师爷不必动怒，待下官上殿奏道：将这场官司俱推在杨六郎的身上，保太师爷，回雁门关就是。

潘洪 (白) 但凭与你。
寇准 (白) 搀了下去。
(《大锣原场》。二班头扶潘洪自上场门同下。闭二幕。)

寇准 (叫头) 且住！

(白) 老贼并无一点口供，这便如何是好？
(〔丝边〕。)

寇准 (叫头) 有了。不免去至南清宫，面见贤爷，再做道理。
衙役们。

四青袍 (同白) 有。

寇准 (白) 带马南清宫去者！
(〔水底鱼〕。青袍甲给寇准带马，四青袍同领圆场，同至上场门，同站一条边，寇准下马，四青袍自上场门同下。幕拉开，正场小座，上跨椅，八贤王坐正场，大太监站大边。)

寇准 (白) 待我叩环。
(〔叩环效果〕。大太监出门。)

大太监 (白) 何人叩环？

寇准 (白) 寇准求见。

大太监 (白) 候着。
(大太监进门。)

大太监 (白) 启贤爷：寇准求见。

八贤王 (白) 宣他进宫。

大太监 (白) 寇准进宫啊！

寇准 (白) 领旨。
(〔三击头〕。寇准进门，正中。)

寇准 (白) 叩见千岁！

八贤王 (白) 卿家平身，赐座。

寇准 (白) 谢座。
(〔三击头〕。寇准上跨椅入座。)

八贤王 (白) 卿家。

寇准 (白) 臣。

八贤王 (白) 审问之事如何？

寇准 (白) 臣将刑具俱已用尽，老贼并无一点口供，这便如何是好？

八贤王 (白) 哎呀，我叔王若是降罪如何是好哇？

寇准 (白) 这……
(〔丝边一击〕。)

寇准 (白) 千岁，为臣倒有一计在此。

八贤王 (白) 卿家有何妙计？

寇准 (白) 等到今晚三更时分，将老贼用酒劝醉，就借这南清宫，扮同阴曹地府模样，你我君臣夜审潘洪，哪怕他不画供招认。

八贤王 (白) 好，依卿办理去吧！
(八贤王起身，自下场门下，大太监随下。闭二幕。)

寇准 (白) 领旨。
(〔水底鱼〕。青袍甲带马，寇准上马，四青袍同领起走圆场，同归上场门，同站一条边。寇准下马。〔大锣原场〕。寇准进门，四青袍同挖门归两边。幕拉开，正场小座。寇准坐正场小座。)

寇准 (白) 传禁卒。

青袍甲 (白) 禁卒。
(禁卒自下场门上。)

禁卒 (白) 来啦！
(禁卒进门，归大边。)

禁卒 (白) 参见太爷。

寇准 (白) 我来问你，潘洪可是在你监中收锁？

禁卒 (白) 不错，正在小人监中。

寇准 (白) 好，等到今晚三更时分，用酒将他劝醉，附耳上来。
(〔匝匝匝台〕。寇准耳语。)

寇准 (白) 小心去吧！

禁卒 (白) 是。
(〔五击头〕。四青袍自两边分下。寇准自下场门下。闭二幕。禁卒出门，在台口。)

禁卒 (白) 太爷命我用酒将潘洪灌醉，三更时分带至南清宫，今晚要夜审老贼。哎，天不

早啦，我不免监中走走。
(〔小锣水底鱼〕。幕拉开，正场桌大座。禁卒进门。)
禁卒 (白) 我把老家伙给弄出来。
(禁卒向上场门方向。)
禁卒 (白) 有请太师爷。
(〔大锣纽丝〕。禁卒到上场门处搀潘洪上。)
潘洪 (二黄散板) 我心中只把那寇准来恨，
(〔大锣凤点头〕。)
禁卒 (二黄散板) 有一日回雁门定斩仇人。
(〔住头〕。潘洪入大座，禁卒站小边。)
潘洪 (白) 咳！
(〔一击〕。)
潘洪 (白) 可恼！
禁卒 (白) 我说太师爷，您恼的是什么呢？您又恨的是什么呢？
潘洪 (白) 我恨寇准小儿，他不管老夫是皇亲国戚，擅动五刑，老夫若大年纪，怎能受得，岂不可恼？
禁卒 (白) 嗯，是可恼，是可恨。别说您恨他，就是我们这衙门口儿，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没有一个不恨他的——
(禁卒暗用手指潘洪。)
禁卒 (白) 连我都恨他。
潘洪 (白) 啊，禁卒，你恨他何来？
禁卒 (白) 您听我说呀。打他上任以来，是有功不赏，有过就罚，还克扣我们的钱粮。您说他可恨不可恨？
潘洪 (白) 嗯，该恼，该恨呐！
禁卒 (白) 该恨吧？我想起来啦，哎，太师爷，我忘了给您道喜啦。
潘洪 (白) 啊，事到如今，老夫我喜从何来？
禁卒 (白) 不是，刚才我听人家说呀：后宫有位娘娘在万岁驾前给您保下本来了。
潘洪 (白) 哦，想是我女儿在万岁驾前，将本保下来了。
禁卒 (白) 对啦，刨了您啦，还有谁呢！
(潘洪得意。)
潘洪 (白) 嗯……
禁卒 (白) 我说太师爷，我还想起一件事。那杨六儿呀，也拿进京城来啦。
潘洪 (白) 哦，那杨六儿也拿进京来了。
禁卒 (白) 对啦，拿进京来啦！
潘洪 (白) 哎呀，这就好了。
禁卒 (白) 唉，我们这坐儿上的，这官儿也做不长啦。
(潘洪愤恨。)
潘洪 (白) 哼，赃官哪！
禁卒 (白) 哎，太师爷，我尽顾着跟您说话儿啦，我忘了一件事情，我早就给您预备好啦！
潘洪 (白) 你预备下什么？
禁卒 (白) 水酒哇！
潘洪 (白) 哦，水酒你也预备上了？
禁卒 (白) 是呀，这大喜的事儿，您总得喝点呀。
潘洪 (白) 好好好，老夫我就扰你三杯。
禁卒 (白) 好，我给您取酒去。
潘洪 (白) 好。
(禁卒自上场门取酒。)
禁卒 (白) 取来啦，取来啦。
(禁卒放桌上酒杯、酒壶。)
禁卒 (白) 太师爷，我给您满上。
(禁卒倒酒。)
禁卒 (白) 得了，您喝吧。
潘洪 (白) 好，好。

(潘洪拿起酒杯，欲饮又止。)

潘洪 (白) 咳!

(【小锣一击】。)

潘洪 (白) 寡酒难饮。

禁卒 (白) 哪儿是寡酒难饮哪，想当初，您在雁门关执掌兵权大印的时候，您在中间喝酒，边儿上有多少人围着呀。到现在您一个人坐这儿喝酒，边儿上就剩下我啦。

潘洪 (白) 哎，太师爷，我又给您预备好啦。

潘洪 (白) 你又预备下什么?

禁卒 (白) 美女呀!

潘洪 (白) 哦! 美女你也预备下了。

禁卒 (白) 是呀，早就预备下啦。

潘洪 (白) 哎呀，哈哈……

(潘洪开怀大笑。)

潘洪 (白) 好个会办事的娃娃。

禁卒 (白) 是呀，在您这儿不会办事，在谁跟前儿会办事呀?

潘洪 (白) 好，快快叫她们前来。

禁卒 (白) 哎，我叫她们去。

(【小锣单点】。禁卒自上场门处领春香、秋香同上。)

禁卒 (白) 来来来，见过太师爷。

春香、秋香 (同白) 参见太师。

潘洪 (白) 罢了起来，哎呀，哈哈……

(潘洪贪心地大笑。【丝边小锣一击】。春香、秋香分站潘洪两边，禁卒归小边外。)

潘洪 (白) 你叫什么?

(潘洪指大边站立的春香。春香献媚地答应。)

春香 (白) 春香。

潘洪 (白) 哦，春香。哈哈……

潘洪 (白) 你叫什么?

(潘洪指小边秋香。秋香献媚地答应。)

秋香 (白) 秋香。

潘洪 (白) 哦，秋香。哈哈……

禁卒 (白) 哎，来来来，快给太师爷斟酒哇。

(春香、秋香同给潘洪斟酒，并将酒杯递给潘洪，潘洪接杯，饮酒。)

禁卒 (白) 您喝着。

潘洪 (白) 咳! 有日老夫回转雁门，兵权在手，杀进京来，得了宋室天下，哼，我定报此仇。

(禁卒背躬。)

禁卒 (白) 呵，这老小子还安这个心哪啊!

(禁卒马上唤春香、秋香。)

禁卒 (白) 来来来，给太师跪下，跪下。

(春香、秋香同在原地跪。)

潘洪 (白) 她二人跪下做甚哪?

禁卒 (白) 有朝一日，您得了宋室天下，总得封封她们哪。

潘洪 (白) 嗯，好! 有朝一日，老夫得了宋室天下，我封你——

(潘洪指春香。)

潘洪 (白) 是东宫。

禁卒 (白) 快快谢过太师爷。

春香 (白) 谢太师。

(春香起，站原地。)

潘洪 (白) 我封你——

(潘洪指秋香。)

潘洪 (白) 是西宫。

禁卒 (白) 快谢谢太师爷。

秋香 (白) 谢太师。
(秋香起，站原地。)

禁卒 (白) 太师，我也给您跪下啦。
(禁卒原地跪。)

潘洪 (白) 呃，你也跪在老夫面前做甚哪？
禁卒 (白) 不是呀，您都封了她们啦，您也得封我呀！
潘洪 (白) 嗯，好！老夫得了宋室天下，我封你是——
(潘洪想。)

禁卒 (白) 什么呀？
潘洪 (白) 当朝的国舅哇。
禁卒 (白) 这个——嘿，我弄一个舅爷。哎，来来来，给太师爷斟酒，让太师爷喝着。
(春香、秋香轮番斟酒，潘洪连饮，禁卒斟一杯。)

潘洪 (白) 呃，我扰你一杯。
(《软丝边》、《乱锤》。潘洪接连饮酒，醉，扶桌而坐。)

禁卒 (白) 太师爷。
(潘洪不醒。)

潘洪 (白) 嗯……
禁卒 (白) 嗯，喝的差不多啦。
(禁卒示意春香、秋香自下场门同下。禁卒拍手，二班头拿三个面具自上场门同上。)

二班头 (同白) 怎么样啦？
禁卒 (白) 灌醉了。
二班头 (同白) 好，动起手来。
(阴锣。禁卒、二班头同戴上面具，同进门，二班头分站两边，禁卒站中，拍桌子。潘洪醒。)

潘洪 (白) 啊？
(禁卒给潘洪戴上手肘，拉潘洪从桌左边出，二班头同在后，自下场门斜台口处出门。《急急风》。二班头同向上场门方向走“S”到台中。《搓锤》。潘洪向下场门方向蹉步下。闭幕。)

【第七场】

(幕启，正中高台，八贤王戴阎君面具立于高台。大边斜场大座，桌上放文房四宝，两张状纸。寇准戴判官面具坐大座。四青袍戴小鬼面具蓬头立于高台两侧。《急急风》。拉开幕。)

八贤王 (白) 大小二鬼。
(四青袍同学鬼叫声应。)

四青袍 (同白) 呜！
(《一击》。)

八贤王 (白) 将潘洪押上殿来。
四青袍 (同白) 呜！
(《急急风》。二班头、禁卒戴蓬头面具押潘洪自上场门同上。《大锣原场》。潘洪挖进门归台中，向里一望，向外甩髯，转身面向里跪。二班头卸手肘分立两边。禁卒站大边。)

八贤王 (白) 哇！
(《五锤》。)

八贤王 (白) 胆大潘洪，你在阳间怎样苦害杨家？你若招了实口供，放你还阳，日后还有一朝人王帝主之分。如若不招，将你叉入油鼎。
(潘洪转身朝外跪。《丝边一击》。潘洪向左一望。)

四青袍 (同白) 呜！
(《丝边一击》。潘洪往右一望。)

四青袍 (同白) 呜！
(《丝边一击》。潘洪一想。)

潘洪 (白) 呜呼呼呀！我道来在什么地方，原来是森罗宫殿。上面阎君对我言道：叫我将苦害杨家之事从实招来，我若招了实口供，防我还阳，还有一朝人王帝主之分；我若不招，叉入油鼎。
(《丝边一击》。)

潘洪 (白) 哎呀，冤仇可解不可结，我招了吧！

四青袍 (同白) 招的好！
潘洪 (白) 招了吧！
四青袍 (同白) 招的好！
潘洪 (白) 我招了吧！
(二黄导板) 潘仁美跪殿前一言告禀，
(〔帽子头〕。)
潘洪 (回龙) 尊一声阎君爷细听详情：
(〔长锤〕，〔夺头〕。寇准双手执笔，在两张状纸上记录潘洪口供。)
潘洪 (二黄原板) 恨北国萧银宗打来战本，
他要夺我主爷锦绣龙廷。
两狼山打一仗被贼围困，
杨继业命七郎回朝搬兵。
我一见小畜生想起了打子的仇恨，
因此上绑法标乱箭钻身。
到如今我恼恨那仇人三个……
(〔扎打扎仓〕。)
八贤王 (白) 我来问你，哪三个仇人，这第一个？
潘洪 (二黄散板) 第一个恨的是八主贤君。
八贤王 (白) 第二个？
潘洪 (二黄散板) 第二个恨的是那御史寇准，
八贤王 (白) 第三个？
潘洪 (二黄散板) 第三个恨的是六郎仇人。
害杨家都只为打子仇恨，
因此上公报私我害他的满门。
望阎君开大恩放我回转，
(〔凤点头〕。)
潘洪 (二黄散板) 从今后回阳间我改学好人。
(〔住头〕。)
八贤王 (白) 可是实情？
潘洪 (白) 句句实情。
八贤王 (白) 叫他画供！
(班头甲拿纸笔给潘洪。)
潘洪 (白) 供招是实。
(〔丝边一击〕。潘洪画供。)
八贤王 (白) 撤了威严者！
(〔冲头〕。八贤王、寇准、四青袍、二班头、禁卒同摘下面具，四青袍自两边分下。)
八贤王 (白) 潘洪，你还有什么话讲？
潘洪 (白) 住了！
(〔一击〕。)
潘洪 (白) 你等假设阴曹，诬审老夫，该当何罪？
(〔一击〕。)
八贤王 (白) 哼，现有你的供招在此，你还敢强辩？
潘洪 (白) 拿来我看。
八贤王 (白) 叫他看来！
(〔冲头〕。二班头从寇准手中接过状纸交给潘洪，潘洪接过。〔八仓〕、〔八仓〕、〔八仓〕。潘洪将状纸扯碎。)
八贤王 (白) 带了下去。
(二班头拉潘洪自上场门同下。八贤王下高台，寇准出座，八贤王在台中靠小边一点，寇准在大边。)
八贤王 (叫头) 哎呀卿家呀！
(白) 供招被他扯碎，如何是好哇？
寇准 (叫头) 千岁！
(白) 千岁不必惊慌，他撕的乃是假的，真的现在这里，贤爷请看！
(〔一击〕。寇准左手举状纸。)

八贤王 (白) 卿家请上，受孤一拜。

寇准 (白) 这就不敢。

(《尾声》。八贤王与寇准双搭手推磨儿，八贤王归大边，寇准归小边，同亮相。闭幕。)

(完)